

信義計畫區知名的奇普商辦大樓，頂樓寬敞的辦公室裡，充滿菁英氣勢的兩個男人並肩站在落地窗前。

高大的身影，剪裁合宜的黑色西裝，短髮，五官俊朗，一樣有著強大氣場的兩個男人不分軒輊，耀眼奪目連帷幕玻璃外的燦爛陽光都黯然失色不少。

兩人極有默契的凝望著窗外雲朵輕薄的湛藍色天空，不時垂眸俯瞰著腳下車水馬龍的城市。

「滿意嗎？從今天起，這是你的個人辦公室，右手邊還有間私人休息室，我給你的可是總裁級待遇，絕對不會虧待你。」開口打破沉默的是悅豐國際地產集團北京總公司總裁盧安卓，封勁陽頂頭最大的 Boss。

六年前封勁陽毅然離開臺灣前往北京投靠他，兩人的友誼橋梁再度重新搭起來，盧安卓獨排眾議給封勁陽安了一個副總裁的職位，這招是險招，但事實證明封勁陽並未讓他失望。

封勁陽的實力有了天時地利人和的配合，才幹鋒芒畢露，有了封勁陽這個得力助手，他很快在集團內培養起自己的強大勢力，他給予最佳資源放手讓封勁陽去做，果然不負眾望，沉潛後重新出發的封勁陽宛如脫胎換骨，完全展現雷厲風行的作風，手起刀落，一手決策主導的幾個建案都未演先轟動，個個熱銷，讓悅豐地產這個金字招牌變成鑽石，閃亮亮的閃瞎同業，橫掃地產界，達到無人能匹敵的境界。不過話說回來，六年來並不是一切都盡顯順利。集團內以叔父盧之齡為首的另一派人馬等著看他這個空降副總裁的好戲，虎視眈眈等待機會，真要被抓到把柄或缺失，絕對會毫不留情上董事會狠參一本，想利用封勁陽給他這個新任總裁一點警告，企圖削減他日漸擴張的勢力。

遭逢情變的封勁陽，經過一段消極人生之後，正需要噬血大幹一場，想與封勁陽作對的叔父還真不懂挑時機，令人不由替這些人捏了把冷汗，不過話說回來，也虧了這些人，正巧給了封勁陽一個重新振作、非贏不可的理由。

盧安卓和封勁陽沒有一天鬆懈，同心協力開疆闢土奠定江山。這中間當然也有意見分歧的時候，他曾經對封勁陽提出的決策起了質疑，跟封勁陽意見嚴重相左而幹架，那是他頭一回見識封勁陽揍人的實力，沒想到給人幾分斯文爾雅感覺的封勁陽，身手十分敏捷，每一次出手都狠到讓人頭皮發麻，哈。

那場架兩敗俱傷，兩人鼻青臉腫好幾天，不過卻讓他們友誼更加緊密，更加瞭解在擴展事業版圖朝成功邁進的路上，不能沒有彼此。

封勁陽轉頭斜睨盧安卓。「你確定要把分公司交給我，不怕我能力不足毀了你辛苦打下的江山？別忘了，在這塊土地上我曾經重重跌了一跤，徹頭徹尾的失敗過，並不是永遠都有能力扭轉頹勢。」轉任海悅集團執行長並非他的規畫，他本打算提出辭呈靠自己打江山，可盧安卓死活不肯放人，他只好繼續留下效命。

盧安卓賞封勁陽一個白眼，擺擺手。「別想找理由躲避，妄自菲薄，誰都知道當初峰元建設內部問題複雜龐大，在那種綁手綁腳、資金黑洞填不滿又無法擁有實權的情況下，當然無法發揮你的管理長才。」

封勁陽六年來的表現有目共睹，這種人才打著燈籠也不見得找得到，盧安卓又不是笨蛋，怎肯輕易放手。既然封勁陽堅決返回臺灣，那他就想辦法留人。

「就這麼看重我？那好吧，恭敬不如從命。」再拒絕下去就是矯情了。

說起來這幾年也多虧了盧安卓的幫忙，他才得已重新站起來。封勁陽拍拍好友的

肩，回以感激一笑。

「你坦白從寬，你這次回來是為了那女人吧。真是癡情啊，都過這麼久了你還沒走出來。」盧安卓話題一轉，他怎麼可能不明白封勁陽突然想回臺灣的目的。

封勁陽俊臉陡地一冷，眼神幽幽透著一抹深沉，薄唇緊緊抿著沒有答腔。

盧安卓一臉了然，同情地拍拍封勁陽的肩頭。「一直逃避不是最好的辦法，既然都決定回臺了，盡早面對才能把你心中那根刺拔除。」

封勁陽負傷離開臺灣，張曉融義無反顧地陪著他辭去峰元建設總祕書一職，一起遠赴北京投效他。

早在兩年前，眼見自己在集團內勢力已經穩固的盧安卓，便放眼佈局臺灣市場，不過這些都是私下做的，直到時機成熟，加上封勁陽計畫返臺，他才跟董事會提出建議成立子公司。

他的提議獲得董事會們全力支持，立即投入雄厚資源，旋風似的設立海外子公司海悅集團，讓悅豐國際地產集團正式打進臺灣的房地產市場。

有著悅豐國際地產集團做後盾，海悅集團有絕對的優勢，但也不能輕敵。

這一場硬仗，不可或缺的是領頭的強悍將軍。封勁陽是盧安卓麾下最厲害的要員，忠誠度不用質疑，他在臺灣土生土長，對臺灣的房地產生態經驗豐富、瞭解透徹，也熟悉集團事務操作，這一場仗還沒打就已經佔了一半的優勢，是個不錯的開始。

「我心中的刺影響到你了？你不都已經把曉融追到手，難道還怕她大著肚子反悔回來我身邊，讓我當孩子現成的爸？」敢朝他痛處猛踩的也只有不要命的盧安卓，封勁陽一點也不客氣的回敬顏色。

果然，盧安卓的嘻皮笑臉立即不見，神情轉為嚴肅。「你不要命的話，儘管搶沒關係。」

話說六年前，盧安卓對張曉融一見鍾情，苦苦追求三年多，連苦肉計都用上了，好不容易才擄獲張曉融的心。

張曉融曾經深深迷戀過封勁陽是個不爭的事實，這件事對盧安卓來說是心裡永遠無法釋懷的點。不過誰沒過去呢，盧安卓同時也比誰都清楚，封勁陽和張曉融之間有多清白，所以他雖然在意卻不會讓此影響兩人的友誼。

和張曉融相戀一年多，戀情趨於穩定，關係也轉為親密，張曉融現在已經懷孕三個月，肚子裡有他的骨肉，想跑也跑不掉。

「我很珍惜生命。」封勁陽衷心祝福他們，張曉融值得更好的男人，而不是他這個心缺了一塊的冷情男。

不過話說回來，也難怪盧安卓會如此緊張，因他返回臺灣接任工作，誰知道想家的張曉融也吵著要一起回來，於是三個人就像肉粽串一樣，一個黏著一個，張曉融黏著他，盧安卓則黏著張曉融來到臺灣。

回臺已經半個月，他馬不停蹄地接掌新工作，張曉融則先在娘家休息養胎，盧安卓兩邊跑，一邊黏著張曉融曬恩愛一邊掌控海悅集團的進度，不過大部分的心思還是放在張曉融身上，直到今天才抽空過來分公司走走。

說起盧安卓和張曉融這對戀人，其實也多災多難，盧安卓的母親對張曉融百般挑剔，全力阻撓兩人結婚，張曉融肚子都大了還舉行不了婚禮，倒是張曉融看得開，從來不想爭什麼，她心一橫索性先回臺灣養胎，北京那邊交給盧安卓自己處理。

封勁陽豈會不明白好友的心裡早有盤算，盧安卓打算先將張曉融從戰場上拉開，這

下沒了顧忌，盧安卓這趟回去定會痛快的解決婚事，盡早排除盧夫人的阻撓，名正言順將張曉融娶進家門。

「算你上道。」

「坦白說，我是對你的孩子沒興趣，不過對你的女人我倒是有想法。」他身邊沒有熟悉有默契的工作夥伴，所以他慎重考慮過後，想詢問張曉融的意願，暫時留在自己身邊幫忙。

盧安卓的地雷是張曉融，對於她主動追求過封勁陽一直是他心底說不出口的痛。不過他向來公私分明，不會在這個點上參封勁陽一本，畢竟自己很需要封勁陽。

「妳敢對我的女人有想法？！」盧安卓不顧形象的脫去西裝，扯鬆領帶捲起襯衫袖子，一副想幹架的模樣。「封勁陽，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煩了。」

封勁陽瞟著像被啄到屁股的公雞，佯裝激動到蹦蹦跳的盧安卓。「曉融不在這兒，你不用作戲。」

「呸！」一點都不好玩！順順西裝衣襖，盧安卓就是想逗逗這個表面自信閒適，眉宇間卻隱藏不了落寞、缺乏女人愛的苦情男，誰知起不了一丁點兒效果。

「覺得不好玩？要不我改變主意追求曉融——」

「去你的！你敢追曉融試試看，我一定將你抽筋剝骨，讓你永遠無法在商界立足！」這可不是說笑，由愛生恨的男人什麼事都做得出來。

「你就確定我一定追得到曉融，就對自己這麼沒自信？」

「哼，我對自己信心十足，曉融對我有多死心塌地我很清楚。」

「那還擔心什麼？」

盧安卓摸摸鼻子，眼角抽搐兩下。「是你故意不把話說清楚，刻意造成誤會。」封勁陽懶得理他那過度旺盛的嫉妒心。他考慮了下，將心裡的盤算說出來。「在我培養出可信任的幫手前，我需要曉融的協助，不過這還得進一步評估她懷孕的狀況，如果身體負荷不了的話也不能勉強。」

「你詢問過曉融的意思了嗎？」

「言下之意，只要她同意就行了，不用經過你這大 Boss 首肯？曉融一旦留下來幫我，至少會留個一年半載，你確定你可以跟她長期分居兩地？」

盧安卓撇撇嘴，把領帶重新繫好。「最多半年，等孩子出生做完月子之後，我會把她們母女倆接回北京。」婚禮不會拖太久，做完月子後會立即舉行，來個雙喜臨門。

半年要培訓足以信賴的幫手有點勉強，不過為了好友的幸福，他只好勉強接受。

「就這麼說定，麻煩你今天跟曉融說說看。」

「嗯，我等會兒要接她一起去產檢，會順便跟她提。」看看錶，時間也差不多了。

「我走了，這星期都不會進公司來。」

既然都抽空來到臺灣，盧安卓特地排出一星期陪孩子的媽和未來丈人和丈母娘，好好表現表現。

擺擺手，盧安卓拎著西裝心情愉快的離開辦公室。

寬闊氣派的空間裡獨留封勁陽一個人，他居高臨下看著繁忙的城市，過往在這個城市的回憶一幕幕閃過腦海，複雜的情緒在暗沉的眼底湧動。

路瑤光的甜美可人，她的性感風情，她的冷酷全在腦海翻滾了一回。

還想著那負心的女人做什麼？當他在另一個城市孤單打拚時，她早已嫁做人婦，她

的笑靨、羞怯的熱情已屬於另一個男人……

他命令自己不要再想下去，刻意忽視胸臆間傳來的陣陣鈍痛。

甩頭，用力拋開那惱人的身影，修長挺拔的身軀一轉，長腿一邁兜回辦公桌前坐下來，打開筆電投入公事當中。

路子浩今年五歲，完全迷倒一票女生和同學的媽媽，路瑤光不敢想像長大後的他會有多所向披靡，花店大門遲早被那些愛慕他的女人們擠破。

他個頭比同年齡的孩子高很多，五官承襲封勁陽，深刻俊俏，一雙單眼皮帶著桃花，笑起來電力十足，加上嘴巴又甜，在幼兒園裡深受同學歡迎，從院長到清潔阿姨都喜歡他，簡直就是萬人迷。

路瑤光準時在四點十分站在花店門口，迎接由娃娃車送回來的寶貝兒子。

娃娃車停在店門口，路子浩背著帥氣的書包拎著便當盒水壺跳下車，小帥哥一下車，車內的小女生紛紛探出頭來，依依不捨十八相送。

「路子浩，再見。」

「路子浩，你答應我的別反悔喔，明天到學校記得找我玩。」

「路子浩，我媽咪明天會準備你最愛的壽司，我們一起吃午飯好不好？」

「我也叫我媽咪準備壽司，路子浩，你跟我吃飯，不要跟張倪倪吃。」

「再見，有事明天再說，老師再見，大家明天見。」路子浩淡定的揮揮手，禮貌的道別後走過來主動牽住媽咪的手，拉著發怔的媽咪走入花店內。

「子浩，你能不能收斂一點？」不要每天都上演十八相送的戲碼，讓女生們爭風吃醋。路瑤光看兒子如此搶手，簡直哭笑不得。

「我像老爸，天生長得帥有錯嗎？錯在媽咪妳，妳當年不要被老爸迷得團團轉，就不會生下我這個小帥哥萬人迷，不過媽咪放心，我不會玩弄女人的感情，我以後會對我的女人負責，不會像老爸丟下自己的女人跑掉，花心大蘿蔔一個。」

聽聽看，這分明是大人的口吻，竟還教訓起她來。

她一臉無奈的跟著身穿短袖藍色襯衫搭配筆挺短褲，腳下皮鞋一整天還維持發亮，乾淨帥氣到閃閃發光的小帥哥後面走進花店裡。「當年分手是媽咪的錯，跟你老爸一點關係都沒有。」黑鍋不能讓封勁陽背，她已經夠對不起他了，絕對要捍衛他的名譽。

路瑤光並未隱瞞封勁陽的身分，從路子浩開口叫媽媽開始，她也教兒子學著叫爸爸，她拿封勁陽的照片給路子浩，成長過程中母子倆時常提起封勁陽，她自私的剝奪了封勁陽參與路子浩成長的寶貴時光，狠不下心連帶剝奪兒子認識父親的權利。封勁陽在這個家裡一直是個公開的祕密，路子浩對自己的父親並不陌生。

「媽咪，要我相信是妳拋棄老爸，等下輩子吧。」路子浩相當確定自己的智商絕對是遺傳老爸，憑媽咪那單純的頭腦怎麼可能玩弄男人還搞拋棄。

「你這話是什麼意思？」她瞪著兒子。

路子浩轉頭斜睨媽咪一眼，一副人小鬼大的欠揍表情。「媽咪，我不想傷妳的自尊，有些話還是別講得太白。」

「你不講清楚不准吃點心。哦，我忘了說，今天的點心是我親自做的花壽司。」

路子浩眉頭打結，很是為難。「媽咪，比起壽司，妳的自尊比較重要，我寧可餓肚

子也要好好維護媽咪的尊顏。」

「路、子、浩——」

當媽咪連名帶姓喊他時，就是怒氣到達臨界點，快要從溫柔的花店老闆變身暴龍。

「媽咪，我就坦白講，妳是一個又笨又單純的女人，根本不懂得如何耍心機，怎麼可能玩得起愛情遊戲。媽咪，妳等著瞧吧，以後若有機會見到老爸我定好好替妳報仇。」

兒子一番慷慨激昂的言論讓路瑤光既感動又好笑，這孩子根本一點也不像五歲的小蘿蔔頭，智商高又精明，能言善道，用字遣詞比十幾歲的孩子還老成。

「媽咪，不用太感動，我知道妳很愛我這個兒子。」

「你快上樓先洗手才能吃壽司。」要不她真的會粗魯的動手揍人。「乖，記得別把阿宇的份吃掉，阿宇去送貨應該快回來了。」她低頭給兒子一個溫柔的擁抱和親吻，這才放開兒子。

「遵命！」

路子浩飛也似的上樓，因為媽咪顧花店賺錢養家很辛苦，所以他從小就很乖巧，放學回家都會乖乖的待在樓上吃點心、寫功課，等寫完會自己一個人玩，如果真的很無聊，他會下樓幫忙顧店，用他魅力無敵的笑臉招待每一個進來買花的阿姨。

男性客人就交給媽咪，媽咪雖然生過孩子，但身材保持相當好，雖說年紀已經過了三十歲，看起來仍像個青春洋溢的大學生，嬌俏可人。

路子浩並不反對媽咪找第二春，不過在路子浩心中的一號老爸人選是祥天集團的總裁賀祥，他是個很厲害的人物，對媽咪很溫柔，對他也很好，只要媽咪同意，他並不反對媽咪嫁給賀祥。

不過這些話他沒跟媽咪說，他尊重媽咪的選擇，只要媽咪開心就好。

對兒子的人小鬼大，路瑤光好氣又好笑。

當年她拒絕賀祥的求婚，帶著肚子裡的骨肉離開，至今她從未後悔過。她生下封勁陽的親骨肉，跟路子浩相依為命，即便這輩子跟封勁陽無緣，只要子浩能陪著她，日子過得再辛苦都值得。

「瑤瑤姊，我回來了！我帶回來一個天大的好消息喔。」

花店的送貨員江宇滿頭大汗，一臉興沖沖地跑進花店內，迎面吹著冷氣感覺好舒爽。「吼，這種熱死人的天氣抱著花在太陽底下走個幾分鐘，沒中暑也快蒸發了。」

正值盛夏，下午的溫度居高不下，竟然飆高到三十五度，真是熱死人了。

江宇嚷嚷著，一進門就朝花店後頭跑，跑進小廚房裡打開冰箱拿出冰礦泉水往嘴裡猛灌。

正在整理花材的路瑤光，放下剪刀和花材走過去，站在江宇身後，用不贊同的表情看著江宇，像老媽子一樣叨唸。「阿宇，你不能一進門就灌冰水，你滿身的汗應該先擦乾才對，濕透的上衣得先換掉，要不會感冒的。」

沒有兄弟姊妹的路瑤光，把來自育幼院的江宇當成自己的弟弟疼。

江宇在夜間部讀書，白天在她這邊上班，工作很勤奮，一人當三人用幫了她很大的忙，因此在做滿一年後，路瑤光主動幫江宇加薪，並給他三節獎金。

「好啦，瑤瑤姊，別唸了，我等等就去換衣服。」

關上冰箱，抬起手臂抹去嘴邊的水珠，江宇邊應虛著，邊拉高上衣胡亂抹了抹臉上

和脖子上的汗水。

她堅持。「現在就去換，我做了壽司，你洗完澡再去吃。」

路瑤光怎麼可能不擔心江宇，花店就她和江宇兩個人手而已，江宇若感冒了，她店裡就會少了幫手，她一個人得顧店兼送貨還要照顧子浩，根本分身乏術。

「可是我有好消息跟妳說。」壽司不用急著吃吧！

「等你先填飽肚子再說。」好消息又不會跑掉。「快上樓去。」

花店二樓是路瑤光和路子浩的住處，三房兩廳的格局還算寬敞，他們母子只用了兩間房間，另外一間小房間就挪出來充當員工休息室，裡頭擺著一張書桌，每每遇上夜間部段考，江宇會帶書本來店裡，有空時就窩在休息室專心看書，偶爾晚上也會住下。

「好啦好啦。」說不過她，江宇只好妥協。

需要外出送貨載花材的江宇，常常滿身大汗和髒汗回到店裡，因此他習慣放一些換洗衣褲備用，有時候送貨太晚，他回店裡後會就近在二樓借用浴室洗澡換裝，直接趕往學校上課。

江宇拾級上樓陪路子浩一起吃壽司，路瑤光走回花店前頭繼續在角落的工作桌整理花材。身穿著綠色圍裙，她細心將花瓣略微剝除整理，把梗上的尖刺用工具清除，再拿起花剪將長梗斜斜剪下一刀。

經過她巧手整理的玫瑰變得漂亮又富有朝氣，噴上水，水珠在花瓣上閃閃滾動，多嬌豔欲滴。她將一枝枝玫瑰放進裝了水的白色桶子裡，等玫瑰花都處理好之後，她彎身抱起水桶，打算擺在玻璃落地窗前。

江宇這時換好衣服走下來，拍著鼓鼓的肚皮。「瑤瑤姊，壽司真好吃，我吃得撐，子浩也吞了一大盤，自己的吃不夠還搶我盤子裡的，哼，下次我一定要搶回來。」

「我交代過子浩不能搶你的壽司，回頭我說說他。」

「沒關係，子浩愛吃就讓他多吃點，別怪他。」見路瑤光吃力的抱著水桶，年輕力壯的江宇走過去，輕鬆將笨重的水桶抱去放好，一整束嬌豔綻放的玫瑰花擺在窗前最明顯處。

「謝謝。」這孩子就是這麼的貼心，明明送完貨該是休息時間了，他卻還是跑下樓來幫忙。

「瑤瑤姊，不要老是把謝謝掛在嘴邊啦，這是我應該做的。」沒看過哪個老闆對員工這麼和善有禮的。

兩年半前一個人離開育幼院來到臺北讀書的江宇，人生地不熟的，來臺北第一天就積極地在學校附近找工作好貼補學費和生活費，很幸運遇上了善良又好心的路瑤光。

當天下著傾盆大雨，他看見路瑤光一個人淋著雨把半人高的笨重盆栽搬到推車上，腳步一拐一拐吃力得很，結果地面上一個坑洞讓她重心不穩，連人帶盆栽一起摔跤。路人躲雨躲得急，對眼前的災難視若無睹，沒人願意伸出援手，只有他一股腦熱心跑上去。江宇直到現在還記憶猶新，摔跤出糗的路瑤光不但沒有哭喪著臉，還露出燦爛笑容不斷的答謝，事後還掏腰包請他喝小七的咖啡，喝咖啡短短十分鐘的交談時間，他得到了一個工作機會。

他從領時薪的工讀生做起，路瑤光看他如此勤奮，第二個月便給他正職薪水，大大

改善他的生活。江宇打從心裡將路瑤光當成親姊姊看待，他非常珍惜這份工作，更珍惜和路瑤光、路子浩相處的日子，為了他們母子倆，說什麼都要盡心盡力幫助她把這間花店做起來。

兩人的共同目標是拓展生意，開更大間的店，除了開店之外，擁有花藝設計師執照的路瑤光更想要開班授課，將自己喜歡的花藝教授給更多愛花人士。

「今天的玫瑰品質好，是花市的老闆特地為我留了一批，要不然我今天睡過頭，根本買不到這麼漂亮、顏色又飽滿的玫瑰。」整個早上忙著應付客人，直到剛剛才有空把今早買回來的玫瑰從冰箱拿出來整理。

「瑤瑤姊，妳是不是又熬夜趕設計圖了？」江宇彎身盯著她，仔細瞧，她眼下有暗影，明顯睡眠不足。

「是花了點時間。」路瑤光虛應著，不敢承認自己熬夜到兩點半才上床睡覺。

花店的另一個收入來源是婚禮會場設計。每次接到生意，一場溫馨婚禮設計兼佈置不過區區幾萬元，扣除成本和工資，只有幾千塊微薄進帳，但路瑤光只要接單，定全力以赴，做事向來細心逼近吹毛求疵的她會花大把時間畫設計圖給客戶過目，客戶若有不滿意之處，她總不厭其煩地一修再修。

因為是興趣，她全心投入其中，就算熬夜也要努力做到最完美，達到客戶的要求，讓客戶有一場畢生難忘的浪漫婚禮，正因為她認真負責的態度，在業界慢慢打出了點名氣，現在每個月大概可以接到一至三場不等的婚禮佈置。

「沒有熬夜熬太晚？」江宇還看不出她一臉心虛嗎？子浩說的對，她單純到完全沒心機，心緒全寫在臉上，難怪子浩很擔心自己媽咪被騙，每次都千叮嚀萬交代要他幫忙保護單純的媽咪，等他長大後，保護媽咪的重擔他自然會接回去。

「……沒有。」她頭垂得更低了。

「到底幾點睡覺？」想糊弄過去，門都沒有。江宇像個小管家公，定要打破砂鍋問到底不可。

「兩點半。」

這答案讓江宇臉一沉。「子浩不知道？」

她躲在房間裡熬夜加班，天花板的大燈不敢開，只點盞微弱的桌燈，把聲量放到最低，連椅子都不敢移動，就怕吵醒隔壁房間的兒子。

她昨晚僅僅睡不到三個小時，五點起床替兒子準備早餐、整理書包以及中午的便當，五點半帶兒子下樓給隔壁獨居的房東花奶奶幫忙看顧。花奶奶有早起運動的習慣，五點半已經運動返家，而且很疼子浩，會幫忙顧著，陪他等娃娃車來接去上學。

「妳五點半得趕著出門到花市批花，兩點半才上床睡覺。兩個半小時的睡眠時間怎麼夠？」江宇瞬間炸毛了，也顧不得她是老闆便開火。「瑤瑤姊，這麼不愛惜自己的身體，萬一倒下去怎麼辦？這間花店還靠妳支撐，路伯母住在療養院的費用還需要妳辛苦賺，還有子浩——」

「停、停，我知道了！」吼，這小子一火起來就囉唆個沒完沒了！「你不是嚷嚷說有什麼好消息嗎？到底是什麼好康的，快說啦。」她忙不迭地轉移話題。

江宇氣她不愛惜自己身體，嘴裡繼續嘀嘀咕咕。「怕被唸就準時睡覺啊，設計圖早上趕就行了，妳跟我說一聲，我可以幫妳去批花，提早來上班顧店啊。」

「知道了，以後我會利用空檔畫設計圖，如果真的需要趕工，就算有熬夜也只是熬

一下下。」她知道江宇會幫她，但實在捨不得讓江宇太累。他白天上班送貨做勞力工作，晚上還得上夜校，下課後回家還要熬夜唸書，她怎捨得讓他減少睡眠時間趕五點半出門批花。

「以後最晚十二點一定要睡覺。」

會不會管太寬了，江宇是住在海邊嗎？！「知道了，以後我會準時睡覺。」總之，她這關得先應付過去再說。

雖說路瑤光的保證不一定可信，但江宇也沒繼續進逼。「瑤瑤姊，我跟妳說，剛剛我送情人節花束去海悅集團的總務室，妳說巧不巧，那位羅巧妹小姐剛巧負責招標辦公室綠化業務，羅小姐一看我們的花束很典雅別緻，特地拿一張招標業務書給我。」

江宇手足舞蹈的說著，路瑤光眼眸兒清亮專注的聽著。

「羅小姐說他們公司高層指示，希望公司能夠多一點綠意，營造輕鬆寫意的工作環境，因此有意公開招標辦公室綠化佈置的合約，要我們準備一式三份的盆花設計圖和相關植栽品種供他們評估和報價，屆時得標者會先簽三個月的短期合約，若提供的作品和服務能令他們滿意，可以順利拿到兩年的長期合約！」邊說著，江宇從口袋掏出一張折得皺巴巴的紙。

她攤開來，仔細的看著細目。上頭詳細記載著辦公室綠化佈置內容，包含執行長辦公室及頂樓大會議室每週需更換一次盆花，花藝設計風格以大氣高雅為主，色系柔和和不可過度張揚繽紛。至於各部門則視空間大小擺放二至三株綠色耐養不長蚊蟲之高大植栽，每週需派人修剪整理一次，固定時間更換一次植栽品種；公司門面接待櫃檯也需每週更換擺飾的盆花或植栽。另外公司若召開大型會議或業務，因應所需必須支援做會場佈置，這項目會視規模大小和預算另外做議價等等。

「如果還有不清楚的，可以打電話給總務部找羅小姐詢問。」

這叫誤打誤撞！羅巧妹的男友跟花店訂生日花束送給她，收到花的羅巧妹對花束非常驚豔和滿意，因此特地告知他這個招標訊息。江宇感覺冥冥中好像有什麼特別安排似的。

「阿宇，就算利潤薄，我們也一定要拿到這個合約。」路瑤光一臉喜出望外，這果然是個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瑤瑤姊，雖然我們花店要跟其他知名花坊搶這標案並不容易，但我知道妳一定行的。」

「阿宇，我會全力以赴！透過海悅集團的名氣開始拓展我們綠化辦公室的業務，將來有可能接下其他大企業公司的合約。」

「嗯，放長線釣大魚，先做出口碑，等打出知名度之後再慢慢收網。」瑤瑤姊的目標很長遠，這是好事。

「阿宇，我們一起努力，眼前這個就是我夢想實現的起點。」除了接婚禮會場設計外，她最想做的就是這塊業務，長期合作對象可以讓花店的經營更加穩定。

「那是當然，我們一定要加倍努力才行。」江宇拍胸脯保證。「瑤瑤姊，這段時間妳盡量使喚我吧，花店我來顧，妳全心全意準備投標案。」

「那怎麼行，你又不是鐵打的。阿宇，你放心，我一定會努力拿下這個合約的。」至於未來的人力短缺問題先不考慮，等拿下合約再來傷腦筋。

「瑤瑤姊，我對妳有信心。」

「阿宇，謝謝。」

兩人開心的擊掌。

※※※※※※※※

抽了個空檔，路瑤光親自前往海悅集團一趟。

她跟羅巧妹見了面，順利拿到投標書，並在羅巧妹的陪伴下，除了執行長辦公室外，一同在集團裡繞了一圈，針對佈置點做瞭解。

羅巧妹是個很 Nice 的女生，關於未來可能合作的事項都能提供進一步的說明，至於佈置風格，公司有一個大方向，但僅供參考，未來還是希望得標者能發揮創意，增添辦公室放鬆自在的舒適感。

跟羅巧妹討論結束，已經是一個小時之後。

路瑤光正欲搭電梯下樓，這時走廊末端轉角處走出五、六個男人，每個人都西裝筆挺，走在中間的男人特別勁瘦高大，他走動間低垂著頭審閱資料，腳步沉穩，不時轉頭跟旁邊的人討論事情。

一行人慢慢朝電梯走過來，所經之處，員工們都機靈的讓出空間予其通過。大家目光一致落到為首的男子身上，臉上都露出崇拜和尊崇。

「中間那位是本公司執行長，很年輕又帥氣，工作能力又強，簡直小說中完美的高富帥男主角。」二十七歲的羅巧妹跟公司其他女同事一樣，都是執行長的擁護者。相隔太遠，那男人又低垂著頭，路瑤光看不真切那高大男人的面貌，不過從他身上散發出來的氣場就是不一樣，身上的手工西裝襯托出其氣質卓然及渾然天成的領導者氣勢，是身邊那群簇擁著他的年輕男子無法比擬的。

那男人步履沉穩大度，剛毅的下巴線條驀然讓她想起封勁陽。

封勁陽離開已經六年了，這期間她的人生變化之大，連自己都無法預料.....

六年前和賀祥結婚的前夕，父親突然病情加重被送進加護病房，婚事因此而延後，她跟母親輪流在醫院照顧病重的父親，幾日下來，她體力透支在醫院裡暈倒，當她醒來時，醫師宣佈了兩個消息，第一個消息是她懷孕了，胎兒已經三個月，另一個消息是父親不敵病魔病逝了。

她還來不及消化自己懷有身孕的消息，便得著手處理父親的喪禮，因母親傷心過度無法親手處理父親的後事，她只能一個人咬牙接手，後來賀祥派人幫忙，混亂的一切才得以回到正軌。

父親喪禮後，賀祥提出百日內結婚的請求，並要求她拿掉孩子，她連考慮都沒有就予以拒絕。說她自私也好不孝也罷，在父親生前既然無法達成父親的期待，在父親走後一切已經枉然。

峰元建設這個重擔她扛不起，加上她肚子裡還懷著封勁陽的孩子，說什麼也不可能嫁給賀祥，權衡取捨下她選擇孩子，棄守家族事業。

她相信賀祥定能讓峰元建設東山再起，至於她，只想好好把孩子生下來，過平凡的日子，爾虞我詐的商業世界不是她能適應的。

她拒婚，可想而知賀祥有多震怒，他是個報復心重的男人，在她執意毀婚後當然不可能讓她好過，他從她手中搶走峰元建設，連同她手裡的股份也通通拿走。

賀祥的報復她可以理解，她一點都不在乎股份，她在乎的是肚子裡的孩子，這是上

天恩賜給她的寶貝，說什麼她都要好好留住。

最讓她頭疼的是，一輩子仰賴父親而活的母親因為承受不了這個打擊，也倒下生病了，後來她不得不變賣路宅和自己所住的公寓，清償掉貸款之後剩下的錢，所幸還足夠將母親安置在一間擁有完整醫療設備的療養院裡。至於失去千金身分和公司的她，旋即面臨生活困境，讓她不得不面對現實努力工作，她將身上僅剩的錢跟房東花奶奶租店面開花店，挺著大肚子一個人扛起花店大小事務，用力攢每一分錢，在她艱辛創業和懷孕這段期間，所幸有花奶奶幫忙她才能撐過來，怎知辛苦的撐到生產，原本對她恨之入骨的賀祥又強勢回到她的生命中——

前塵往事在腦海中翻飛，路瑤光陷入短暫的恍惚中，直到電梯抵達的叮咚提示聲傳來才回神。

拉回思緒，她揮揮手粲笑跟羅巧妹揮揮手道別，將目光從那男人身上收回來，纖細的身影踏入電梯內。

這時，封勁陽停下腳步從公文中抬起頭來，他捕捉到一抹熟悉的身影往電梯裡走進去，那小女人飄逸的裙子映入眼簾。

腦海一閃而逝路瑤光的身影，他眼神微凜，薄唇緊緊抿著，臉色驀地轉為冷沉，讓跟在身邊的幾人冷汗直淌。

「執行長，請問這份企畫有什麼問題？」行銷企畫經理察言觀色，聲音微微顫抖。封勁陽黑眸斂下，飛快收攏思緒，低聲說了句，「企劃內容再議。」長腿往前一邁，高大勁瘦的身軀朝會議室疾風般前進，將讓他分心的身影拋諸腦後。

日子一如往常，平淡而忙碌的過著。

這段時間路瑤光和江宇都上緊發條，一邊顧著花店生意，一邊準備投標案。

路瑤光花很多時間探訪花市批發商，除了找尋合意的室內高大植物外，還要評估進貨價錢，確認貨源是否能穩定提供，除了植物盆栽外，鮮花素材也是很重要的一環，只要批發價能壓低並確保品質就先贏了一半。

路瑤光覺得自己挺幸運的，花市裡幾個比較有口碑的批發商都願意協助她，在價格和供貨上沒有多加刁難，願意給她特別優惠價，跟她長期配合到底。

搞定批發商就像吃了定心丸般，路瑤光信心大增，雖說她日後所拿的利潤壓到最低只剩一成，這根本就是賠錢在做，但她把眼光放遠，先打出口碑，日後等多拿到幾家企業的綠化合約，薄利多銷，相信花店的營收必定能逐漸增加。

投標當日，路瑤光親自參加開標，跟幾間大型花店老闆一同等待結果。

十二點，總務部小組會議結束，由總務部經理親自宣佈由「瑤想花店」得標。

還來不及歡呼，羅巧妹已經領著她前往總務部進行簽約。看著合約，她欣喜若狂，開心的眼淚在眼眶中打轉。

她的夢想啊，終於往前邁了一大步。

帶著合約回到花店，路瑤光一進店裡就抓住江宇的手臂，歡天喜的像個孩子。「我們拿到合約了，阿宇，我的夢想又往前躍進一步，我好開心，真的好開心！」

江宇往櫃檯方向瞥了一眼後，目光落在路瑤光那張笑靨燦燦的粉顏上。「瑤瑤姊，我知道妳一定能拿到合約，我一直對妳都充滿信心啊！」不是他臭屁自誇，瑤瑤姊藝術眼光很棒，設計充滿童趣和天馬行空，從這間店的裝潢擺飾就能窺見其獨特又

讓人愛不釋手的風格。

江宇私心的誇讚，讓路瑤光臉頰尷尬地升起熱氣。「阿宇，我沒你說的那麼厲害，我只是多了一咪咪的好運。」她笑開懷，臉蛋紅撲撲的，眼兒都眯成彎月。這美麗的模样落入角落某人的眼底。

「江宇說的一點都沒錯，妳的設計廣受喜愛，海悅集團的人有獨到眼光，選中了妳。」一道淡冷卻沉穩的嗓音插入，捧著雙頰的路瑤光微微一怔，她循聲轉頭一瞧，穿著三件式手工西裝的賀祥正拄著柺杖站在櫃臺旁邊。

「賀大哥，你今天怎麼有空來？」看著他緩步朝自己走來，路瑤光心頭一跳。賀祥這幾年對她的態度徹頭徹尾的改變了，但在商場上的風評依舊貶多於褒，這跟他強硬不留情面的作風息息相關，他有種讓人膽寒的深沉，即便他對自己的態度總是十分溫柔，但她每見他一次，心頭的敬畏感就會冒出來一次。

猶記得當初她執意取消婚約時，他強勢的扣留她的股份抵扣他金援峰元建設的資金，她沒多細想，既然決定將峰元建設交出去，繼續持有股份對她來說意義不大。不到三天，在律師團的見證下，她將所有股份轉至賀祥名下，公司被賀祥私人併購，並將她驅逐出公司，當月的薪水一毛都沒給。

那一陣子她幾乎走投無路，但為了肚子裡的孩子她咬牙撐過來，原以為離開峰元後從此跟賀祥不再有任何瓜葛，孰料，他卻在她陣痛難忍，在醫院面對生產恐慌之際意外的出現了。

賀祥的介入，讓她頓時從無依無靠的孕婦被醫院奉為上賓悉心照料，從生產到坐月子，像貴婦般被服侍得妥妥當當，跟她過去一年的日子相比，這一個月她宛如置身在天堂。讓她難以理解的是，賀祥突然轉性不再拿冷厲的臉色對她，不再對她用盡逼迫手段，反而呵護備至關愛有加，和善又體貼。

出院當日她忍不住問他，賀祥連思索都沒有，只用一雙深情的眼眸盯著她，回道：「我愛的女人不肯回來我身邊，我深刻反省過了，是我不夠好，是我的錯，讓她生生吃苦一年的時間，從現在開始我要讓她看見我的好，讓她回心轉意。」

她後悔自己好奇心太重，居然問了不該問的話，驕傲的賀祥放下身段的深情告白讓她不知所措，壓根不知該如何反應。好不容易挨到家，她抱著還在襁褓中的子浩下車，跟賀祥道別時，她鼓起勇氣回覆他。

「這段日子謝謝賀大哥的幫忙，未來，我所有的心思都只放在孩子身上，至於感情的事並不多想。」她委婉再委婉，以不傷他為前提。

她抱著孩子轉身走往花店，身後傳來他沉著的聲音，「我不逼妳，不用急著回拒我，妳慢慢考慮。」

賀祥說到做到，拿出耐心足足等了路瑤光五年。

「在附近開會，順便過來看看。」賀祥在她面前站定，溫柔的聲音將路瑤光的思緒拉回。

江宇這時已經識相的走開，抱著盆栽往後頭走去，把這裡留給他們。

突然伸出手摸上她的額。「妳臉很紅。」

她身子一頓，他掌心溫燙的熱度輻射至她的肌膚，讓她臉頰微微發燙起來，手腳侷促有點不自在，她微微退後一步，避開他溫燙的掌。

賀祥對她的疏離不動聲色，他放下手臂。「天氣變冷了，妳自己要多加小心別感冒。」他的關懷不會因為她的退縮而減少。

「賀大哥自己也要注意身體。」天氣轉變對腿部舊疾是種折磨，她感同身受。她的關心讓他心頭發暖。「小瑤，妳可以不用這麼勞累，我們的婚約並沒有解除，我一直在等妳。」

一開始他對這女人的毀婚感到憤怒，狠心斷絕她所有生路，吃掉她的股份，將峰元建設併購，這麼做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逼路瑤光回頭求他。沒想到這個女人看似柔弱，拗起性子來卻倔強到讓人心疼，她寧可變賣家產，寧可挺著大肚子一個人守著小花店，每天賺個百元一千的過清苦日子。

她的苦，她的獨立，她的艱辛他通通看在眼底，卻仍拒絕伸出援手，直到她因為陣痛在店裡暈倒被送往醫院，他獲得消息後焦急萬分地趕往醫院，看到她孤苦躺在那兒，因劇烈陣痛而呻吟，身邊只有一個頭髮花白的老奶奶伴著，護士忙得沒空理會她，老奶奶自然也束手無策。

那一幕衝擊著他，直到那一刻他才認清自己的心，原來他加諸在她身上的報復及袖手旁觀的冷漠，源自他已經無可救藥的愛上這個女人。

他再也裝不了無情，願意接受她也接受孩子，他透過醫院高層立刻安排私人病房，安排最好的婦產科醫師幫她接生，好不容易才順利的生產，母子平安。

他看著渾身紅通通像隻猴子，嗓門宏亮如雷的寶寶，一個念頭閃過。

他愛路瑤光，也會愛屋及烏，不再介懷孩子是封勁陽的骨肉，他願意將孩子視如己出，只要如暖陽的她願意回到他身邊，他會給她和孩子幸福美滿的生活。

「賀大哥，我和子浩現在過得很好，你不用替我們多費心。」路瑤光語氣很輕，就像閒聊似的淡淡帶過。

賀祥在心裡沉沉的嘆一口氣。這女人，他掏著心等了這麼多年，直到今天，她仍倔強地不改初衷，委婉輕柔的口吻下卻是堅決到底的固執。

「子浩快回來了吧，我等子浩回來再走，可以嗎？」他出自真心喜歡路子浩，這絕非他想留下來的藉口。

路瑤光為難的說：「今天是幼兒園的校外教學日，花奶奶陪子浩一起去參加活動，要六點左右才會到家。」

來得真不巧！賀祥日理萬機，沒有太多時間在這裡耗。「那我改天再來。」

他不想給路瑤光太多壓力，這樣只會造成反效果，既然五年都等了，他願意慢慢等，等她敞開心房。

「賀大哥慢走。」她如釋重負，剛剛收斂的粲笑再度浮上嬌顏。

賀祥心裡不是滋味，可也不好說什麼，他深深的看她一眼後，搭上停在門口的高級房車，坐進車內隔著車窗望著她頂著粉撲撲的小臉開心揮手，一顆剛硬的心瞬間軟了。

自從三個月前花店順利取得綠化合約之後，路瑤光開始每週固定重點換花的工作。海悅集團位於在奇普大樓的十七樓到二十二樓，總共佔五層樓，員工近兩百人，在地產界規模不算大卻臥虎藏龍。海悅集團各部門主管來頭都不小，全是透過商業獵人高薪挖角的菁英，基層員工也不是普通人，當初甄選時學經歷條件要求相當嚴苛，就算所有條件符合還是得經過初選筆試和複選面試，最後還有語言能力考核，筆試和口語測試一樣也沒少，每個人都是過五關斬六將的一時之選。

海悅集團敢如此嚴酷挑選人才，當然也要有相對的優渥薪資及福利，才得以順利大量延攬國內菁英人才。

據說作風嚴酷的執行長放出比業界高三成的高薪和年終，以及讓人眼紅的員工福利，海悅一公開招兵買馬消息，各界菁英都擠破頭的想進來。

路瑤光對這位高富帥執行長沒有任何想法，她很珍惜這份工作，專心一意只想把分內事做好，綠化工作開始的第一週，執行長身邊的年輕特助呂志錫特地提早到公司，趁執行長尚未抵達公司前帶她進入辦公室參觀一圈，呂特助跟她年紀相仿，很健談個性也很爽朗，他盡責的跟她大抵說明了執行長的私人喜好。

執行長辦公室擺放的盆花不能太俗豔，過度花俏，絕對要避免造成視覺壓力，盆花設計要沉穩大度，色彩以柔和為主，不能搶了辦公室風采，而是要有畫龍點睛的加乘效果。

這是項艱鉅的工作，不過她會全力以赴，不管眼前有多少阻礙都不會阻撓她在這一行業發光發熱的堅定。路瑤光特別留意到辦公室的裝潢用色和擺飾，每週利用不同的花材變化，設計出氣派大度又不至於太華麗的盆花，準確拿捏每一朵花的色彩搭配，巧妙的點綴嚴肅冰冷的辦公空間，又不至於太過張揚。

第一個禮拜，她送上淡粉色芍藥為主的素雅盆花，利用幾種細長綠色素材做搭配，以芍藥為圓點，細長綠葉往外綻放的姿態巧妙襯托著芍藥沉穩又不失華麗的低調之美，花的用色和妖嬈線條令人眼睛一亮，在這氣派的空間裡有著存在感卻不過於搶走風采，足以讓人細細品味。

曾在國外進修藝術設計課程的路瑤光，用激發藝術作品的毅力設計每一個作品，六年走來，她所經營的小花店之所以能在眾多大型連鎖花店中生存下來，除了樸實的價格為競爭優勢外，她獨特的個人風格以及別出心裁的設計是最大因素。

路瑤光喜愛花藝設計，努力將所學發揮，她的每一個作品都力求盡善盡美，不過她雖對自己的作品有相當的信心，但初挑大梁仍舊忐忑不安，一緊張起來胃又犯疼，加上天氣變化讓她左腿的舊疾復發，隱隱抽痛。

完成首次的重要工作，中午她接到呂志錫來電，告知她執行長對盆花沒任何表示。她聽了心一涼，憂心自己精心的設計不受青睞，不過呂志錫樂觀的安慰她，上司沒意見不算壞事，依照執行長的個性，看不入眼的一定會不加留情指正，礙眼的絕對要求立刻消失。

呂志錫這番話安慰到了路瑤光，減低她心中的不安，不過她無法鬆懈下來，立即拿出設計圖窩在花店櫃臺的椅子上，專注畫著下週的設計圖。

第二個禮拜，她換了另一盆不同風格的盆花，以蘭花為主，搭配花材不多，以展現蘭花優雅姿態為主題。

同樣的，熱心的呂志錫又悄悄通報了執行長的反應。據常出入辦公室的總祕書表示，執行長有特別多看了盆花幾眼，從眼神表情評估並無任何異樣，看來這次也應該算過了關。接下來幾週，執行長一樣雲淡風輕無聲無息，她的作品沒受到批評也沒獲得意外的青睞，路瑤光不想打擊自己的信心，她建立起樂觀心態，迎接每一次的挑戰。

誠如呂志錫所說，執行長沒挑剔就是好事了，從她手中慢慢雕琢出的作品也就這麼跟執行長相安無事的相處著。

轉眼邁入第三個月，接近農曆年，花店的生意越來越忙，批貨量變大，每天除了要

應付店內的人潮，路瑤光還得將心思花在海悅集團的綠化上。幸好子浩乖巧又獨立，照顧兒子這方面她省了不少力氣，除了每天跟子浩鬥鬥嘴之外，其他沒有什麼好煩惱的。

連續幾天睡眠不足，加上氣溫一日一日下滑，今早低溫來到七度，又下著雨，整座城市顯得潮濕又冷冽，連呼吸都顯得沉重，讓人渾身極不舒服。

昨夜熬夜趕設計圖，路瑤光現在精神不濟，她駝著身子步伐虛浮的走往浴室，頭不小心撞到門框，慘叫一聲。

「嗚……痛。」才剛打直身子，不意左腿膝蓋一個軟拐，單薄的肩膀又撞上另一邊門框。

有沒有這麼倒楣啊！

盥洗過後，她攏緊睡袍，呵欠連連的頂著亂髮站在流理臺前準備自己跟兒子的早餐，天氣變化讓她左腿抽痛起來，不曉得是不是熬夜受風寒的關係，她覺得喉嚨癢癢的。

母子倆的早餐很簡單，四片烤土司，兩個煎蛋加上一人一片高鈣起司，另外她幫兒子準備了熱牛奶，自己則慣喝咖啡提神。

把早餐端上桌，正要回頭喊人，路子浩已經盥洗完畢自動自發換好衣服，小小帥氣身影出現在廚房門口，手上還拿著從她房間拿的精油。

「媽咪，妳快坐下來，我幫妳按摩。」每當天氣起變化，媽咪的左腿就會不舒服，他常看媽咪拿精油按摩左腿，天資聰穎、學習力強的他老早把按摩手法記起來了。路瑤光感動又訝異的看著懂事的兒子，才要伸手摸摸兒子的頭，馬上被澆了一身冷水。「媽咪，妳不用太感動，照顧媽咪是我的責任，誰叫妳那麼笨被男人拋棄，沒老公疼只好我來疼。」

真想揍他！路瑤光無言的看著老成的兒子，不敢相信這孩子才五歲，怎麼說起來話像五十歲的老頭。

「我說了，是媽咪拋棄你老爸，這是千真萬確，我沒有說謊。」她瞪著兒子，這次非要好好澄清不可。

路子浩卻突然搖頭嘆氣。「果然是笨媽咪，到現在還替老爸說話。算了，這件事以後就別再提了，多提多傷心。」小手撫額，他濃眉一擰，望著媽咪露出一副朽木不可雕也的表情。

路瑤光捲起睡袍袖子作勢抓兒子，非要狠狠揍他一頓屁股不可。

路子浩眼明手快的把精油塞給她。「拿著，小心不要翻倒。」

這小子是不是角色錯亂了，以為他是媽媽……她心有不滿的犯嘀咕，但還是乖乖聽話的拿著精油。

路子浩拉開原木餐椅讓媽咪坐下，將媽咪的睡裙往上捲，接過精油滴在手掌心，先用手溫將精油暖化，溫暖的小手摸上媽咪白皙的腿，有模有樣的按摩起來，雖說小孩子力道太輕，對她抽痛的腿幫助不大，但手法還算純熟。

「子浩，媽咪愛你。」看著兒子因為雙手使力的關係，額頭不斷冒出豆大的汗，她感動的抱住兒子，在他額頭親了一下。

「媽咪，我也愛你。」路子浩停下按摩，抬頭朝媽咪柔軟的嘴唇啾了一下。「不過妳真的很不乖，都不聽阿宇哥哥的話，媽咪昨晚偷偷熬夜，別以為我不知道，不過這次我不會跟阿宇哥哥告狀，先記醜一一次，下不為例知道嗎？」

路瑤光無言了。

接下來，母子倆溫馨短暫的早餐時光匆匆結束，帶著路子浩前往隔壁花奶奶家之後，路瑤光沒有前往花市。

今天星期一，是前往海悅集團換花和盆栽整理的日子。她在花店裡整理花材打包拿上車時，感覺整個頭昏昏沉沉的，喉嚨發癢的感覺益發嚴重，左腿的不適感加遽，情況有點不太妙，但無論如何她都得打起精神來。

強撐著身體不適和腿部抽痛，路瑤光微跛地推著載花材的推車來到奇普大樓，她跟值班警衛打招呼，獲得允許來到頂樓，前往執行長辦公室。

她將推車放在外頭，抱起白色長型紙箱，吃力的小小步走進辦公室裡頭，打開燈後，她習慣先走到落地窗前駐足，看著被薄霧包圍，寂靜一片的城市。

這是一週中短暫的美好時光，她可以有幾分鐘重溫舊夢的時間，站在這裡讓她想起過去的風光，封勁陽還在自己身邊時那美好甜蜜的日子……

暖融融的晨光照射進室內驚醒了她的，她揉了揉僵硬抽痛的腿部，直到肌肉稍微放鬆後，才戴上手套開始投入工作。

她先將舊盆花移開，接著彎身從紙箱裡取出新的花器。這次使用的花器是個橢圓形淺綠揉合金色的陶盆，花材則準備了鬱金香、桔梗，搭配白色雛菊、羊齒等等。

她將長髮鬆鬆綰起，穿著米色薄料針織衫搭著黑色長褲，圍著綠色工作裙，纖細身軀被從落地窗透進來的晨光包圍，她沉靜地佇立在角落，拿著剪刀和花材修剪到適合的長度，再將一朵朵的花和搭配花材插在濕海綿上。

工作中的她全然沉浸其中，認真又專注，嘴角輕揚起一抹愉悅的笑意，她熱愛這份工作，不管多累都心甘情願，她沉浸在自己美好的世界裡，渾然未覺身後有道門在這時打開來，一個高大的男人踩著無聲的腳步走進來。

他佇立在門邊，視線投落在沉靜的她身上後，並沒有立即移開。

封勁陽眯起黑眸，佇立在門前朝那抹給他異常熟悉感的纖細身影望過去。

從這個角度看過去，不太能清楚看見那女人的臉蛋。

但沒來由地，他的心跳加速，對那在矮桌前靜靜工作的花藝設計師感到一抹熟悉感。

是她嗎？

身為峰元繼承人又頂著祥天集團少奶奶的光環，她的日子絕對過得舒心又愜意，即便擁有花藝設計師的證照，開了花店，想必主要還是在豪門宅院裡生活，蒔花弄草應當純粹是興趣。

一個尊貴的總裁夫人，怎麼可能親力親為在一大清早跑到這裡來插花？

封勁陽在心裡自我嘲弄一聲，是他連日來睡眠不足產生幻覺了吧。昨晚熬夜處理公事，後來索性留宿在休息室，只短短睡了幾個小時，本想起早多看幾份公文，不過在辦公前得先給自己來杯咖啡提神。

然而有人在他的私人領域裡，他感覺被打擾，心有不悅，但咖啡非喝不可，要不腦子無法清醒，索性跨出一個步伐，將身後的門輕輕帶上，門扇發出不大不小輕巧的喀擦聲。

那聲響讓垂首佇立在窗前沉浸於創作的纖細身影驀然一震。

清潔阿姨今天來得真早，路瑤光正欲回頭打招呼，身後卻傳來熟悉的聲音。

「妳忙，盡快工作完畢。」封勁陽沉吟了下，對著那專注工作的身影說話，算是打招呼。

渾厚低沉的聲音飄入路瑤光的耳中，她震驚的說不出話來，整個人瞬間發僵。

就基本禮貌而言，即便他要對方別在意自己繼續工作，可對方也應該回個頭說聲抱歉或道聲早安之類的，可她卻沒有任何禮貌上的回應，將他的話當耳邊風，整個人還奇怪的呈石化狀態。

封勁陽淡漠的瞟了她一眼。從這角度望去，她拿著剪刀的手僵在半空中，一手握著一朵紫色鬱金香，她渾身僵住不動，感覺連呼吸都屏住，大氣也不敢喘一下。

驚嚇過度？他皺眉，顯然這位花藝設計師膽子小，抑或根本懶得理會他。

他挑剔的盯著她，很顯然，她並沒有打算禮貌性的回應或回頭打聲招呼之類的，這讓封勁陽對她的印象大大扣分。

這段日子以來，他對辦公室裡更換的盆花頗為喜愛，憑良心說，他對花藝雖是門外漢，但也分得出這些盆花設計樣式有多別出心裁。

每個星期一固定換新花，使用的花材不多，顏色淡雅，設計搭配不繁複，鮮花和素材的搭配也不流於俗氣，整體給人一種心曠神怡又充滿天馬行空的藝術氣息。

辦公室裡有花朵綠葉點綴，的確有助於氣氛改造。

這三個月來，不知不覺中，他竟養成了一個連自己都覺得匪夷所思的習慣——每當深思熟慮一件重要公事或決策時，他的目光總會不自覺落在靜靜佇立在光影下的花兒，沉澱思緒。

他喜愛她的設計，但這花藝師的態度壞了他的好感。封勁陽皺著眉又盯了她一會兒，不打算在這件事上浪費時間糾結，他頗不以為然地走出辦公室去。

當他關上辦公室門的瞬間，路瑤光驚喘一聲，雙手劇烈顫抖起來。

是、是他……是封勁陽的聲音！老天，他怎麼會在這裡？！還從執行長休息室走出來……難道，海悅集團那位厲害嚴酷的執行長，就是封勁陽！

路瑤光直覺反應要趕快離開這裡，幸好，盆花已經到了收尾階段，她忙不迭地收拾桌面，把剪刀和手套丟進箱子裡，抱著紙箱微跛地急忙離開辦公室，想趁他回來之前先閃人。

這時，去而復返的封勁陽剛巧進來。

他帶著一分火氣用力地推開辦公室門，門扇撞上正急著離開的路瑤光。

「噢。」今天真是倒楣日，一連三撞……她低叫一聲，早上被門框撞出一個小包的前額硬生生再度吻上厚重門板，痛得她想飆淚，紙箱瞬間從手中翻落，痛得撫額蹲下來。

闖禍的封勁陽反射動作趕緊在她身邊蹲下來，伸手扶住她的手臂。

本欲前往茶水間煮杯咖啡，沒想到他慣喝的咖啡豆沒了，睡眠不足加上心煩意亂之下讓他有點火氣上升，情緒使然，他把怒氣發洩在門板上，誰料到她好巧不巧正好站在門後。

她忍著痛，淚水在眼眶滾動，低垂著小臉搖了搖頭。

「受傷了？」他撞傷人理虧，關心理所當然。

她陡然縮著身子，擺明拒絕他的碰觸，小臉越垂越低，他皺眉盯著她的頭頂，她感覺到強烈的注視目光，慌亂的抬起小手揮動著，低垂的頭搖得如博浪鼓。

這女人究竟是怎麼回事，連句話都不會回嗎？「妳若受傷，我不會推諉責任。」

路瑤光也不明白自己為何要躲他。

都六年了，兩人有各自的人生，就算心裡有怨有恨也該淡了，可她始終揮不開心頭的驚慌，抬手抹去因痛意而飆出眼角的淚水，她大氣不敢喘一下，雙手胡亂地撿拾因紙箱翻落而散落在地毯上的花材。

難不成她有說話方面的障礙？封勁陽無奈之餘只能朝這方面揣想，既然有這個可能性，那麼他也不該太過苛責她不禮貌的態度。

「我來。」封勁陽放下執行長身段，幫她撿起四散的花材和剪刀。

她瞪著他骨節分明的修長大手，用力揮手又搖頭的，在他要撿起剪刀時，她早一步搶過，結果銳利的剪刀劃過他食指，劃破一道血口。

「啊，對不起！」看著那道血口，她忘了要掩飾自己的面容，驚慌的倒抽一口氣，抓住他的手，扁著小嘴一臉快哭的樣子。「對不起，我不是故意——」

她迭聲的歉意消失在他深幽的眸瞳下，他鎖在她臉上的目光有片刻的閃神，眸光瞬間轉為掩不住的驚愕。

時間彷彿定格般，兩人四目相接，過去的回憶一段段躍入彼此腦海，那些甜蜜的糾結的情緒，排山倒海的將兩人淹沒。

Crescent